



妈妈走了,走了近8年了。

在这8年里,我时常想起她。想起她开心的样子,也想起她伤感的愁容。妈妈常常愁的是钱,是借钱。1958年,投资建设高邮县果园场,国营农场性质。职工们吃的是定销粮,拿的是以月工分折算的工资。父亲时常出差,短的个把月,长的半年多。他的工资与采购物资、差旅费等挂钩,等回场报销、交差后,才能领到不高的工资。父亲出差了,往往就靠妈妈那一点点的工资养家糊口。

妈妈携三个孩子过日子,蛮难的,特别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更加艰难。有时有点机动零花钱,有时严重亏空。一年里家中总有几次“大笔”用钱,供应粮不够吃,集中买点山芋等,收藏在地窖里,或晒成地瓜干;三个孩子的开学季,要缴书钱、学费;秋天要买“齐头子”稻草,搓草绳卖给场里;涟水老家来了亲戚,返回时,需给点钱接济;孩子患病,请医买药;春节前置办点必需品等等。这些,都得钱朝前。那时,妈妈向涟水老乡唐志美大妈、建湖的

借钱

□ 陆忠场

徐益良叔叔等借钱。只要开口,没有空手。特别是唐大妈,对我们家日子很清楚,有时不等妈妈开口,就把钱送来了。

1968年,父亲调县化肥厂工作,我们全家迁到县蚕桑场。在这里曾经两次修建简易房,有时手头吃紧,曾经向邻居技术员候建明、场医张淦泉借过钱。妈妈凭信誉借钱,从来没有签字立据,总是有借有还,下借不难。在果园场,妈妈向唐大妈等人借钱,年内大约不少于5次,有时妈妈在下月发工资时还上,有时则等出差回来的父亲登门还钱致谢。当然,有人困难时向妈妈借钱,她也会尽力而为,很少让人失望。

1995年,我儿子考高中失利,为这倒霉的差几分,我与妻决定,不给爷爷、奶奶烦心了,我们想办法外借,交上赞助费择

校入学。电话里向初中同学李才荣借钱,没想到,第二天晚上,他和家属杨寿银登门送钱,且超过了我开口的数目,我感动得忘记让座,倒茶。才荣夫妇做小百货生意,常常追着车遛、八桥、临泽、子婴等地赶集,风里来雨里去,赚两个钱不容易。我因房屋借贷未还清,债上加债,担子不轻,步子不能跨得太大啊,就又要和妻商量,一般学校有好生,好学校也有差生,关键靠自身,还是让儿子在原校升学读书吧。我把借来的近3万元,又退给才荣和其他亲友。每每想起妈妈,我自己借钱的往事,总是心有余悸,心潮难平,心涌感恩。

2013年,妈妈自知患有不治之症,特地让我和妹妹陪她去果园场,看望曾经借钱给她的唐志美的后人(是时,唐志美大妈和朱伯高大伯都已过世)、徐益良叔叔等。次年5月,妈妈在弥留之际,还叮嘱我:代她感谢候建明、张淦泉。料理完妈妈的后事不久,我和妹妹登门感谢候局长、张医师。我想,在天堂的妈妈应该看到并欣慰。

看,水就是纹丝不动。炉膛里烧的煤炭,火一下子上不来。他用炉钩把炉膛出灰口钩几下,把台面上炉口铁盖移开,用铁钎子把炉膛里煤炭捅几下,用铁皮小畚斗铲了几下子砑糠倒进去,炉膛里一亮,火旺了起来。撒在炉口边的砑糠用小笤帚扫进炉膛,把炉口铁盖盖好。

不一会,四个大汤罐水全开了,冒着白气。邵正森收了竹片做的茶筹子(一分钱一瓶水),在茶炉子暗淡的灯光下,把茶筹子凑近眼镜,仔细看清上面有火烙的“邵”字,放到铁皮盒子里,把漏斗放到茶瓶瓶口上,拿水舀子从大汤罐里舀一舀子开水,侧着身子,给水瓶子充水,耳朵听着茶瓶里水的声音,水充满了,不要溢出来。这时茶炉子雾气腾腾,有点像草巷口的澡堂子。

晚市忙过了,邵正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,忙了一天,明天还要起早。他用煤炭把炉子封起来,解下黑围裙,上好铺闷子门,拖着疲惫的身子,朝西边不远处的家中走去。昏黄的路灯下行人稀少,东大街上冷冷清清的。

起来。母亲搀扶着父亲在病房的走廊上慢慢地走着,轻声细语地交谈着。这次住院大部分的时间,都是母亲陪护在父亲身旁。也许只有母亲的照顾,父亲才感到贴心周到吧。工作之余,我和老公几乎每天都去探望,嘘寒问暖,及时了解父亲的身体状况。

在外旅游的大姑妈刚到家,就赶来医院看望父亲。她嘱咐弟弟,年龄都大了,千万要当心身体。远在苏州的小姑妈,电话里叫哥哥到条件更好的医院去治疗。大伯骑着电瓶车,冒着寒风来到医院看望。大伯的儿子在邳城开饭店,也抽空赶来。许多要好的乡邻也来到了医院。浓浓的亲情和乡情,让病痛中的父亲感到幸福与温暖。

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,我心里稍稍有些安慰。父母健康快乐,是儿女最大的心愿啊。

姨妈的晚年生活

□ 杜芬香

受,况且大锅炒菜好吃。”农村长大的我,也觉得大锅炒菜好吃,每次去她家,总是和她“合作”,我掌勺她烧火。

表弟还给她安装了太阳能、有线电视、无线网。她见年轻人玩智能手机,也和儿子要来旧手机,让她下载微信、抖音,现在她能熟练地和在外地的晚辈视频,还刷抖音。和我见面就谈国家惠民政策和生活趣闻。

姨妈现在不种田,村组每年按人口、田亩发钱给她们,还有农保,子女又孝顺,都给她生活费,生活基本无忧。表弟兄假日回来,还开车带二老回老家玩。孙女今年大学毕业,已经工作。姨妈经常开心地说: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,都是托共产党的福。”

邵家茶炉子

□ 张福勳

上面淘米洗菜汰衣服。挑水的哑巴挑着水桶,直接趟进水里,舀起一担子水,挑着快步走向邵家茶炉子。茶炉子两个大水缸的水挑满了,邵正森老伴放进明矾,拿根竹竿慢慢地在水缸里搅拌,水面旋起了一个大旋涡,等一会沉淀下来,水清澈得一眼见到缸底。

早市忙过了,邵正森从灶台上大汤罐里舀点开水倒进茶杯,泡杯茶,坐在炉灶旁边的木头方凳上歇一下,吃点早茶。茶炉子不能离人,他一天三顿饭都在灶台旁边吃。

从早到晚,茶炉上忙得不得了,尤其到了晚上,充水的空茶瓶摆满了放茶瓶的木板,好些人空茶瓶没有地方放,只好拎在手上,站着等充水。邵正森看这么多人围住茶炉子,心里着急,不停地把四个大汤罐木头盖子轮换打开看

父亲住院

□ 姜新联

增添麻烦,已经到村医疗室买了跌打损伤药和止痛药,后来见没有好转、疼痛加重,才打电话给我。我深深地内疚,总以为父母还是那么强健。

老公是个称职的女婿,为了给父亲加强营养,一大早就跑菜市场。拎了满满一大袋菜回家,又洗又切、又烧又炖。三菜一汤荤素搭配,炒菠菜,葱花炖蛋,芹菜炒肉丝,排骨萝卜汤,老公分别打包装盒,及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病房。来拔针的护士笑着说:好香的饭菜,给病号加餐了。晌午的阳光洒在病房里,溢满了暖暖的温情,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

父亲经精心治疗,病情一天天好转

姨妈今年虚岁七十九,长姨父两岁,俩人是表姐弟,且曾经是同学,晚年还经常回忆青年上学时的趣事。

姨妈七十岁前在老家种田,吃了不少苦。儿子、儿媳在上海打工,还帮他们带大了孩子。姨妈七十岁后不再种田,住在镇上表弟结婚的两层楼房里,她在院子里长几盆花,自我欣赏。每年清明时节都培育丝瓜苗,整个夏天,丝瓜挂满小院,清香四溢。每年都提供我丝瓜络洗碗。

姨妈性格开朗,知足常乐,从不与人攀比。她生活很节俭,从不乱花一分钱。她生活有规律,早睡早起。早饭后,喜欢去菜场、超市逛逛,买一些低价的蔬菜,有时也改善伙食,买点荤菜。晚饭后,或散步,或看邻居跳广场舞。尽管表弟为她安装了煤气灶,但是厨房里有两口大锅(砖头砌成的土灶),她分季节去周边郊区挑别人不要的黄豆秸、油菜秆回来生火做饭。子女们让她不要这么辛苦,她说:“在老家劳动惯了,不做事难

交警之歌

□ 魏琦

有一种震撼
是车水马龙的路上
你似一尊不屈的塑像
耸立在路人的心间
大雨淋湿了衣裳
汗水浸透了蔚蓝
寒风吹破了嘴唇
你未曾说过一句苦与累
有一种平凡
是没有神的光环
你却为险而战
事故现场火灭的你
失控车辆紧急救险的你
为病、伤者开辟救生通道的你
是那样的动人心魄
使命在四季的更替中日渐升华
走过2021年的你
不念过往,不畏将来
未来的你仍如往昔
在蓝天和大地之间巍然屹立
长时定格
用责任与担当勾勒出荡气回肠

那年,上城运石子

□ 汪泰

像农民那样,嘴里发出长长的“嘘嘘”声来唤风,风还是渐渐停息了。大家眼巴巴地瞪着帆,帆像泄了气的气球,耷拉着,动也不动。船再没有动力就把不住方向,会顺水向东飘荡。我们赶紧撑船靠岸,两人带着拉纤用的纤绳和辫子跳上岸。辫子斜套上肩,一手抚着辫子,一膀臂向后抓着纤绳,两脚蹬地,上路了。

两个纤夫,一前一后,弯腰蹬腿,步步前行。

两个船夫,一人掌舵,一人握篙,左右观望。

二沟大桥的河道宽而深,有一大支流向北流往二沟公社腹地,成了一个半径很大的半圆三岔口,大桥就在三岔口北。没了纤路,把船靠岸让纤夫上船,准备撑船过三岔口。谁知岔口的水又深又急,接连几下,撑船的竹篙都够不着河底,船顺水由支流向北漂移。四个人在船上急得挥手舞脚也无济于事。没法子,只得让船慢慢漂着,待撑篙够得着河底了,再把船顺着河岸慢慢转个大弯撑向西。

两人一班,轮换着拉纤、掌舵。拉着空船,不太吃力,春风拂面,桃红柳绿,一路风景,一路吵闹,一路说笑,不觉到了高邮城边,六十里水路,没觉得有多累。

船靠在码头不远处的浅滩,将缆绳拴在岸边树干上。我们找一户离码头不远的住家,与人家说好,把船上能搬动的东西都存放在院里,随船带来的稻草作为报酬,请人家不时照看我们的船。天色已不早,大家各自回家,商量好明天就买石子,争取天黑前回到生产队,队里急着用呢。

第二天大早,四人聚在一起,把东西再搬上船,撑船到砂石库码头,交钱,开单,装货,一千事情做得很顺利,时间已是九点多。我们买了一堆烧饼带上船做中午干粮,带着一丝豪情一点激动,原程返回。

回程顺水,微风。张帆,拉纤。与去时相比,船虽满载,但操作似熟练了许多,更得心应手了。

一路行来,太阳已到头顶。肚子饿了,吃饭不误行船,大家撕开烧饼送到嘴里,厚实的黄烧饼,塞得两腮帮鼓鼓的。干嚼。要喝水,河里尽管够。

过了二沟,过了三垛,看见了西张大桥……

终于,载着满舱石子的船,到家了。

船一直撑到生产队的场边,社员们看到都很高兴。

有人说,新农民真不简单,把一船石子运家来了。

有人说,以为你们明天才下来的,想不到一来一回两天头。

有人说,队长替你们担心哪!

队长福海说,总算家来了,我的心掉下来了。一人一天一个大工,再奖励一个大工,一个人30分工。你们早点回去烧晚饭吃。

我们听了,反倒不好意思了,这么多人为我们担心呢。于是大家拿了东西往村上走。村里,已然炊烟袅袅。

——一段知青往事,虽平淡,却难忘。